

虞

初

新

志

虞初新志卷之十八

新安張 湖山來氏輯

聖師錄

王言 慎旃

子輿氏言人之所以異于禽獸以其存心而禽獸之中乃有麒麟鳳凰不踐生草不食生蟲首耳但食殘暴之虎獅豕惟解不直之人烏能反哺羊有跪乳其存心皆可以爲朝廷施仁孝而揚德威他如蟹至期而輸稻蜂輸值而衛王唐明皇之象不肯爲祿山作舞昭宗之猿不肯爲朱溫起居宋少帝之白鵬殉帝于海是物知有君臣也鶯哀其子而腸斷猿抱母皮而死是物知有父子也平章之鴛死殉其雄郡佐之鵝克和其配汾水之傷有

雁丘鹽城之湖有烈鴛是物知有夫婦也橫
 空之鶴代鵲殺蛇北平王氏之貓能哺他子
 是物知有同類也隴山之鸚鵡思上皇襄陽
 之燕狗王女孫中舍之犬負米姚生之馬鳴
 冤陳州之鶴伴老鶴洲之騾逸歸是物知忠
 干所事也熊分果以餉墮坎之人虎弭耳而
 捨拘哭之母裸徂性愛其類殺其一而致百
 凶魚傷鬻觸之兒身亦觸石而死是物知有
 仁義也翁媪之猴日守待葬侯家之鹿斷角
 以殉至放生之鼈釋命之雞俱能鬪報救死
 之德是物知感恩也洪店奔牛悲鳴而訴王
 臻之誣殺夾道蚪蚪昂首而訴商僕之戕生
 是物知賢守令也然則物何異于人哉微獨
 無異抑恐世之不若者衆矣家公向欲彙集
 一帙爲聖師錄本諸楊子聖人師萬物句因
 病不果予小子間閱往籍竊取其義而識之
 博物君子得無
 責其不備耶

白鷗

匡山之敗陸秀夫抱祥興帝與俱赴水時御舟一白鷗奮擊哀鳴與籠墜水中死。

鶴

陳州倅盧某畜二鶴甚馴一剝死一哀鳴不食盧勉飼之乃就食一旦鳴繞盧側盧曰爾欲去不爾羈也鶴振翮雲際數四徊翔乃去盧老病無子後三年歸臥黃蒲溪上晚秋蕭索曳杖林間忽有一鶴盤空鳴聲淒斷盧仰祝曰若非我陳州侶耶果爾卽當下鶴

竟投入懷中。以喙牽衣。旋舞不釋。遂引之歸。後盧歿。鶴亦不食。死。家人瘞之墓左。

雁

元裕之好問。千金泰和乙丑。赴試并州。道逢捕雁者。捕得二雁。一死。一脫網去。其脫網者。空中盤旋哀鳴。亦投地死。裕之遂以金贖得二雁。瘞汾水。傍壘石爲識。號曰雁丘。

顧敬亭稼圃。傍有羅者。得一雁。鍛其羽。繫其足。立之汀畔。以爲媒。每見雲中飛者。必昂首仰視。一日其偶

者見而下之特然如土委地交頸哀鳴血盡而死
正德間有張姓者獲一雁置于中庭明年有雁自天
鳴亭雁和之久而天雁自下彼此以頭絞死于樓前
因名樓曰雙雁樓

王一槐教諭銅陵有民舍除夜燎烟辟除不祥一雁
偶爲烟觸而下其家以爲不祥也烹之明日一雁飛
鳴屋頂數日亦墮而死

燕

襄陽衛敬瑜早喪其妻霸陵王整妹也年十六父母

舅姑咸欲嫁之。誓不許。截耳置盤中爲誓。乃止。戶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之。謂曰。能如我乎。因以縷誌其足。明年復來。孤飛如故。猶帶前縷。女作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旣重。不忍復雙飛。自爾春來秋去。凡六七年。後復來。女已死。燕遶舍哀鳴。人告之葬處。卽飛就墓。哀鳴不食而死。人因瘞之于旁。號曰燕冢。

元貞二年。燕人柳湯佐家。雙燕巢梁。一夕家人持火照。竭其雄。驚墜。貓食之。雌朝夕悲鳴。哺雛成翼而去。

明年雌獨來。人視巢有二卵。疑其更偶。徐伺之。則二殼耳。春秋去來凡六載。皆然。

夏氏子見梁間雙燕戲。彈之。其雄死。雌者悲鳴踰時。自投于河。亦死。時人作烈燕歌。

郁七家有燕將雛。巢久忽毀。鄰燕成羣。銜泥去來。如織。頃刻巢復成。明日遂育數雛。巢中乃知事。急羣燕來助力者。

鸚鵡

宋高宗時隴山人進能言鸚鵡。高宗養之宮中。一日

問曰爾思鄉否曰豈不爾思思之何益帝遣中貴送還隴山數年之後使過其地鸚鵡問曰上皇安否曰崩矣鸚鵡悲鳴不已

關中商人得能言鸚鵡于隴山愛而食之甚勤偶事下獄歸時歎恨不已鸚鵡曰郎在獄數日已不堪鸚鵡遭閹累年奈何商感而放之後商同輩有過隴山者鸚鵡必于林間問曰郎無恙否幸寄聲幸寄聲

李適菴自記白滇遊回有僕染瘵而死僕攜有二鸚鵡流淚三日不休亦死

鶴

高郵有鶴。雙栖于南樓之上。或弋其雄。雌獨孤栖。旬餘有鶴一班。偕一雄與其巢。若媒誘之者。然竟日弗偶。遂皆飛去。孤者哀鳴不已。忽鑽嘴入巢隙。懸足而死。時遊者羣客見之。無不嗟呀。稱爲烈鶴。而競爲詩歌。弔之。復有烈鶴碑。

衛衙梓巢鶴。父死于弩。頃之衆擁一雄來。匹其母。母哀鳴。百拒之。雄却盡啄殺其四雛。母益哀頓以死。羣凶乃挾其雄逸去。

某氏園亭中有古樹鵲巢其上。伏卵將雛。一日二鵲
徊翔屋上。悲鳴不已。頃之有數鵲相向鳴。漸益。近百
首。皆向巢。忽數鵲對喙鳴。若相語狀。颺去。少頃一鵲
橫空來。閣閣有聲。鵲亦尾其後。羣鵲向而噪。若有所
訴。鵲復作聲。若允所請。瞥而上。擣巢。銜一赤蛇吞之。
羣鵲喧舞若慶。且謝者。蓋鵲招鵲搏蛇相救也。

華亭董氏庭前有虬松一株。枝幹扶疎。亭亭如蓋。有
雙鶴結巢其顛。後雄被彈死。其雌孑然獨處。日夕哀
鳴。越數日亦死。

秦州鹽場僧寺樓窗外樹上有鸚巢焉。雌鸚伏卵其間。村民伺雌覓食。潛以鵝卵易之。鸚不知也。久之雛破卵出。則驚也。雄鸚訝其不類。謂雌與他禽合。怒而噪之。雌者亦鳴不已。旣而雄者飛去。少頃諸鸚羣集。視其雛。咸向雌而噪。雌者無以自明。以喙鑽牆隙。死矣。嘉紀野人作詩紀其事。

黃鶯

有人取黃鶯雛。養于竹籠中。其雌雄接翼。曉夜哀鳴于籠外。則更來哺之。人或在前。略無所畏。忽一日不

放出籠。其雄雌繚繞飛鳴。無從而入。一投火中。一觸籠而死。剖腹視之。其腸寸斷。

鴛鴦

成化六年十月間。鹽城天縱湖漁父。見鴛鴦甚多。一日。其雄者烹之。其雌者隨棹飛鳴。不去。漁父方啓釜。卽投沸湯中死。

鵲

大慈山之陽。有樹木。上有二鵲。各巢而生子。其母一爲鷲鳥所搏。二子失母。其鳴啁啾。其一方哺子。見而

憐之。赴而救之。卽銜置一處。哺之。若其子然。

鴿

江浙平章夔夔家。養二鴿。其雄斃于狸奴。家人以他雄配之。遂鬪而死。謝子蘭作義鴿詩弔之。

鵝

天寶末。德清沈朝家有鵝。育卵而腸出以死。其雛悲鳴不復食。啄敗薦覆之。又銜芻草。母前若祭奠狀。長吁數聲而死。沈氏異而埋之。後人呼爲孝鵝塚。

湯鄰初煥。佐郡江右。在任生女。及迴。郡人饋以鵝頸。

爲盒擔壓折。折成之字。憐而畜之。後罷郡歸。親黨又饋以鵝。乃缺一掌者。亦憐而畜之。一雌一雄。遂成配偶。雄曰烏郎。雌曰蒼女。呼其名。卽應聲。至行則讓。缺掌先食。則讓。折頸者。先畜至三十餘年。迨湯夫人歿。二鵝哀號。數晝夜。絕食。偕死于柩下。

常州陳四畜黑白二鵝。兩窠相並。各哺數雛。一日黑者死。衆雛失怙。悲鳴。白者每晨至其窠。呼雛與已。雛同啄。晚必先領歸窠。始引已雛。人宿。人皆見而義之。

雞

衢州里胥至貧民家督賦民祗有一哺雞擬烹之胥
恍忽見桑林間有黃衣女子乞命里胥驚慄少間有
民持刀取哺雞意疑之止勿殺後再至見雞率羣雛
向前踴躍有似相感之狀胥行百步遇虎忽見雞飛
撲虎眼胥因奔免。

象

唐明皇嘗教象拜舞天寶之亂祿山大宴其曹出象
給之曰此象自南海奔來知吾有天命雖異類必拜
舞左右命之拜象皆努目叩首不肯拜命之舞努目

身不奇云
歛足不肯舞。祿山怒盡殺之。

上元中華容縣有象入莊家中庭臥其足下有搓人爲出之象乃伏令人騎入深山以鼻掬土得象牙數十以報之。

元有駕象明太祖登極不肯拜跪竟死爰下。

明廣西有象封定南公吳三桂入橫欲將象解京象昂首直觸象奴百計勸勉終不服三桂大怒刀矢不能傷以火砲攻斃之。

鹿

銀臺侯廣成家放一鹿于堯峰。且數年。侯死。鹿跳躑
斷角。累日不食。亦死。山僧憐而葬之。碣曰義鹿塚。

熊

晉昇平中。有人入山射鹿。忽墮一坎內。見熊子數頭。
須臾有大熊入。瞪視此人。人謂必害已。良久。大熊出。
果分與諸子。末後作一分。着此人。此人飢久。冒死取。
噉之。既而轉狎習。每旦熊母覓食還。輒分果。此人賴。
以支命。後熊子大。其母一一負將出。子既出盡。此人。
自分死坎中。乃熊母復還。入坐人邊。人解其意。便抱。

風神雜記
熊足。熊卽跳出。遂得不死。

虎

後漢人都區寶者。居父喪。鄰人格虎。走趨其廬中。卽以簣衣覆藏之。鄰人尋跡問。寶曰。虎豈有可念。而藏之乎。後此虎送禽獸至。若助祭。然寶由是知名。上虞楊威。少失父。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採薪。爲虎所逼。自計不能禦。于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弭耳去。

猿猴

唐昭宗有猿隨班起居。賜以緋袍。朱梁篡位。取此猿。令殿下起居。猿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奪擊。遂令殺之。

吉州有捕猿殺其母。以皮并其子賣之。龍泉蕭氏示以母皮。抱之跳躑。遂斃。蕭氏子爲作孝猿傳。

鄧芝射中猿母。見猿子爲拔箭。以木葉塞瘡口。悲哀不已。爲母吮血。芝遂投弩而歎曰。山獸猶哀母。人可不如猿。吾不獵矣。

咸熙中有翁媪弄猴于瑞昌門外。一日媪死。翁葬之。

未幾翁死。無人葬。猴守之日久。人憐而葬之。咸稱爲義猴。

正德辛巳。有夫婦以弄猴爲衣食者。十年矣。寓于嘉州之白塔山。主者死。葬于塔之左。猴日夜號。其婦更招一丐者爲夫。猴舉首。擲揄之。婦弄猴使作伎。猴伏地。不爲鞭之輒奮叫。入夜走主者之墓。匍土悲號七日而死。

汪學使可受初尹金華。有丐者行山中。見羣兒縛一小猴而虐之。丐者買而教之戲。日乞于市。得錢甚多。

他丐忌且羨。因酒醉。丐者誘至空窰。椎殺于其中。異日繩其猴。復使作戲。而在公呵導聲遠至。猴卽嚙斷繩。突走公之前。作冤訴狀。公遣人隨而往。得屍窰中。亟捕他丐。鞫問。伏法。闔邑駭而悼之。買棺焚丐者屍。烈焰方發。猴哀叫躍入死矣。

牛

齊河縣洪店。有盜殺人于王臻戶前。衆執臻。已誣服久矣。知縣趙清過洪店。一牛奔清前。跪而悲鳴。若有所訴。清曰。誰氏之牛。衆曰。王臻牛也。清曰。臻其有冤。

乎。抵邑卽辯釋臻父子。後鞠大盜王山得其殺人狀。齊河人稱神明。作義牛記。

天長縣民戴某朝出。其妻牧牛于野。平昔豢犬隨之。俄入草莽不出。戴妻牽牛尋之。未百步見虎據叢而食犬。虎見人至。棄犬趨人。戴已爲虎搏矣。牛見主有難。忿然而前。虎又釋人而應牛。二物交加。哮吼。虎張爪牙。牛以二角奔擊。逾時牛竟勝虎。戴乃得免。

嘉靖乙卯。胡撫鎮賢。統兵禦倭。至臨山。少憩樹下。見屠兒將解一牛。一犢尚隨。乳將刊刃銜至車溝內。以

蹄蹈沒泥中。屠兒遍索不獲。

犬

孫吳時。襄陽紀信純。一犬名烏龍。行住相隨。一日城外大醉。歸家不及。臥草中。太守鄧瑕出獵。縱火焚草。犬以口銜純衣。不動。有溪相去三五十步。犬入水。濕身來臥。處迴迴。以身濕之火。至濕處卽滅。犬困乏。致斃于側。信純獲免。醒見犬死。毛濕。觀火蹤跡。因而痛哭。聞于太守。命具棺衾葬之。今紀南有義犬塚。高十餘丈。

晉秦興二年吳人華隆好弋獵畜一犬號曰的尾每將自隨。隆後至江邊被一大蛇圍繞周身。犬遂咋蛇死焉。而華隆僵仆無所知矣。犬彷徨嗥吠往復路間。家人怪其如此。因隨犬往。隆悶絕委地。載歸二日乃蘇。隆未蘇之際犬終不食。

太和中楊生養狗甚愛之。後生醉酒行大澤草中。眠時冬月野火起。風又猛。狗號喚。生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往水中。還以身灑生。左右草沾水得着地。火尋過去。他日又闇行墮于空井中。狗呻吟徹曉有人

過怪之。往視見生在井。生曰：君可出我。當厚報君。人曰：以此狗相與。便當相出。生曰：此狗曾活我。于已死。不得相與。餘卽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下頭。向井。生知其意。乃語人以狗相與人。乃出之。繫狗而去。後五日。狗夜走歸。

袁粲值蕭道成將革命。自以身受顧託。謀起義。遂遇害。有兒方數歲。乳母攜投粲門。生狄靈慶慶曰：吾聞出郎君者。厚賞。乳母號呼曰：公昔有恩于汝。故冒難歸汝。若殺郎君。以求利。神明有知行。見汝族滅也。兒

竟死。兒存時嘗騎一大牝狗。戲死後年餘。忽有狗人慶家。遇慶于庭。嚙殺之。併其妻。卽向所騎狗也。

饒州樂平民章華。元和初嘗養一犬。每樵採入山。犬必隨。三年冬。比舍有王華者。同上山採柴。犬亦隨之。忽有一虎。榛中躍出。搏王華。盤踞于地。然猶未傷章華。叫喝且走。虎遂捨王華。來赴章華。旣獲。復坐之時。犬潛在深草。見章被銜。突出躍上。虎頭咋。虎之鼻。虎不意其來。驚懼而走。二人皆僵仆如沉醉者。其犬以鼻襲章口。取氣卽吐出涎水。如此數次。章稍蘇。犬乃

復以口襲王華之口亦如前狀良久王華能行相引而起犬憊伏不能起一久而斃

唐禁軍大校齊瓊家畜良犬四常收迴廣陌輒飼以梁肉其一獨填茹咽啖齒牙間以出如隱叢薄然後食食已則復至齊竊異之一日令僕伺其所往則北垣枯竇有母存焉老瘠疥癢吐哺以伺齊奇歎久之乃命僕牝犬歸以敗茵席之餘餅餌飽之犬則搖尾俛首若懷知感爾後擒奸逐狡指顧如飛將扈獵駕前必獲豐賞逾年牝死犬加勤効後齊卒犬日夜嗥

吠越月將有事于丘隴則留犬以禦奸盜及懸棺之
夕犬獨來足踏土城拘首叩棺見血掩土未畢犬亦
至斃

會稽張然滯役有少婦無子惟與一奴守舍奴遂與
婦通焉然素養一犬名烏龍常以自隨後歸奴欲謀
殺然盛作飲食婦曰與君當大別離君可強啖奴已
張弓拔矢須然食畢然涕泣不能食以肉及飯擲狗
祝曰養汝經年吾當將死汝能救我不狗得食不噉
惟注睛視奴然拍膝大呼曰烏龍狗應聲傷奴奴失

刀遂倒。狗咋其陰。然因取刀殺奴。以妻付縣。殺之。
五代南唐時。江州陳氏族七百口。畜犬百餘。共一牢。
而食。一犬不至。諸犬不食。

上黨人盧言。常見一犬羸瘦將死。憫而收養。一日醉。
寢而鄰火發。犬忙迫。乃上牀。于言首。嗥吠。又銜衣拽。
之言。驚起火已。熱其屋柱。突烟而出。始得免。

扶風縣西有大和寺。在高岡之上。其下有龕。豁若堂。
中有貧者趙叟。家焉。叟無妻。兒病足。偃僂。常策杖行。
邑里中人哀其老病。且窮無所歸。率給以食。叟既得。

食常先聚羣犬以食之。後歲餘，叟病寒，臥于龕中。時大雪無衣，裸形俯地，且戰且呻。其羣犬俱集于叟前，搖尾而嗥，已而環其衽，蔽以身，蔽叟體。由是寒少解。後旬餘，竟以寒死。其龕中犬皆哀鳴，晝夜不歇數日方去。

楊光遠叛于青州，有孫中舍居圍城中，族在西州別墅。城閉久，食盡，舉家愁歎。犬徬徨其側，似有憂思。中舍因囑曰：爾能爲我至莊取米耶？犬搖尾若應狀。至夜，置一布囊，并簡繫犬背上。犬由水竇出，至莊鳴吠。

居者開門。識其犬。取簡視之。令負米還。如此數月。以至城開。孫氏闔門。賴以不餓。愈愛畜。此犬後數年斃。葬于別墅。至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犬誌。

淳熙中。王日就字成德。分水縣人。少負俠氣。夜獵。從騎四出。有畜犬。鳴鳴銜衣。捶之不却。且道且前。怪之。亟隨以歸。明日復視其處。虎跡縱橫。歎曰。犬人畜也。猶知愛主。吾奉父母遺體。不自愛可乎。遂散其徒。讀書。

湖州顏氏夫婦出傭。畱五歲女守家。溺門前池內。家有畜犬入水負至岸。復狂奔至傭主家。作呼導狀。顏驚駭歸家。見女伏地。奄奄氣息。急救乃甦。

滁州一寺僧被盜殺死。徒往報官。畜犬尾其後。至一酒肆中。盜方羣聚縱飲。犬忽奔噬盜足。衆以爲異。執之到官訊服。

沈處士恒吉嘗畜一金絲犬。長不過尺。甚馴。處士日宴客。犬必臥几下。後三載。處士病。犬卽不食。數日。處士卒。殮于正寢。犬盤旋而號。竟夕方罷。停柩者期年。

犬。日。夜。臥。其。側。將。葬。遂。一。觸。而。斃。

劉釗。鐵嶺衛人。畜一犬。出入必從。釗常以馬負薪山中。犬亦從。一日。犬忽獨歸。向釗子國。勲鳴躍不已。勲異之。隨其所往。見釗爲盜所殺。棄屍石間。取其馬去。勲爲營葬。畢。人皆罷歸。犬獨守塚不去。日夜悲泣。淚濕草土。數日。扶土及棺。死棺旁。

淮安城中民家。有母犬。烹而食之。其三子犬。各銜母骨。抱土埋之。伏地悲鳴不絕。里人見而異之。共傳爲孝犬。

常州芮氏家貧日飼犬以糠粃其鄰爲富室姚氏犬
多餘食所限僅一小竹籬姚犬每向籬竇低聲搖尾
若招呼狀芮犬蟠曲臥地惟昂首相應絕不過食其
餘粒如是以爲常

馬

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駁常飲以酒每于月明中試
能豎越三領黑氈及胡公卒嘶鳴不食而死

僞蜀渠陽鄰山有富民王行思嘗養一馬甚愛之飼
秣甚于他馬一日乘往本郡遇夏潦暴漲舟子先渡

馬回舟以迎行。思至中流，風起，船覆。其馬自岸奔入，駭浪接其主蒼苾之中，遠免沉溺。

畢再遇，兗州將家也。開禧中，用兵累有功。金人認其旗幟，卽避之。後居于霁，有戰馬，號黑大蟲，駿駟異常。獨主翁能御之。再遇死，其家以鐵絙羈之，圜中適遇嶽祠迎神，聞金鼓聲，意謂赴敵。馬嘶奮迅，斷絙而出。其家慮傷人命，健卒十人挽之而歸。因好言戒之云：將軍已死，汝莫生事累我家。馬聳耳以聽，汪然出涕，喑啞長鳴，數聲而斃。

龍泉縣有白馬墓。卽開國勳臣胡公深所乘之桃花馬也。公以征陳友定。遇害。其馬馳歸門外。悲嘶殞絕。夫人義之。因葬焉。號爲白馬墓。

天順中。吳之嘉定姚生素。心險異。嘗構怨于母弟陸某。陸充糧長。乘馬自本都夜歸。姚候至中途。無人操刃。伏于橋下。馬亦覺之。至橋。躑躅不進。陸加鞭楚。馬始進而已殺橋下矣。是夜月暗更幽。寂無知者。馬逸歸。對陸妻驚嘶不已。若有訴狀。妻知夫必死。非命持燈尾馬後。至一曠野。夫果死焉。妻又謂馬曰。吾夫屍

雖得然正犯不得何以雪冤馬卽前行首撞姚門見姚嚙之蹴之其妻執以聞官乃棄姚市

孫辦事家有馬生駒甚奇令牡交其母以傳種子母俱不肯乃塗其身以泥而交焉及洗出本色母子皆跳躅以死人號爲烈馬云

流寇破河內縣尹丁運泰罵賊被磔所乘馬賊騎以入縣至堂下大嘶人立狂逸不可制竟觸牆死

和碩親王有良馬曰克勒猶漢言棗驪馬也高七尺自首至尾長可丈有咫耳際肉角寸許腹下旋毛若

鱗甲然翹駿倍常識者謂是龍種王甚愛之王薨馬
蹠躅哀鳴未幾隨斃

騾

明末張賊破蜀城蜀藩率其子女宮人投井死王所
乘白騾躑躅其旁亦跳入殉焉後樵蘇者當陰雨暝
晦時于蜀宮故址往往見白騾出沒蔓草間

張行人鶴洲訟繫西曹以常所乘騾抵逋于人騾悲
鳴不食一日墮其新主自逸歸王西樵吏部與張同
患難日擊其事感之作義騾行

羊

邠州屠者安姓家有牝羊并羔。一日欲割其母縛上
架之次其羔忽向安前雙跪前膝兩目涕零安驚異
良久遂致刀于地去呼童椎其事割宰及迴遽失刀
乃爲羔子銜之致牆根下而臥其上屠徧索方覺遂
并釋之放生焉。

貓

唐時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有二子
飲于死母母且死其鳴啾啾其一方乳已子若聞之。

起而聽走而救。銜其一置于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已子然。

姑蘇齊門外陸墓一小民負官租出避家獨一貓催租者持去賣之。聞門舖商忽小民過其地躍入懷爲舖中所奪輒悲鳴顧視不已。至夜銜一綾幌內有金五兩餘投之而去。

仁魚

海中有仁魚嘗負一小兒登岸。偶以鬚觸傷兒。兒死魚不勝悲痛亦觸石死。

鼈

宋傅慶中家得一大鼈其婢不忍殺放之溝中年餘後婢有病將卒夜有大鼈被泥登婢胸水之遂愈黃德瓌家人烹鼈將簋笠覆其釜揭見鼈仰把其笠背皆蒸爛然頭足猶能伸縮家人憇之潛放河涇間後因患熱將殛德瓌徙于河邊屋中將養夜有一物徐徐上身覺甚冷及曙能視胸臆悉塗於泥其鼈在上間三曳三頽而去卽日病差

蟹

松江幹山人沈宗正。每深秋。設籩于塘。取蟹入饌。一
日見二三蟹相附而起。近視之一蟹八腕皆脫。不能
行。二蟹舁以過籩。沈歎其義。遂命折籩。終身不復食
蟹。

蝌蚪

紹興郡丞張公佐治。擢金華守。去郡至一處。見蝌蚪
無數。夾道鳴噪。皆昂首。若有訴異之下。輿步視而蚪
蚪皆跳躑。爲前導。至田間。三屍疊焉。公有力。手挈二
屍起。其下一屍微動。湯灌之。遂巡開復活。曰我商也。

道見二人肩兩筐適市皆蝌蚪也。意傷之。購以放生。二人復曰：此皆淺水。雖放人必復獲。前有清淵，乃放生池也。我從之至此，不虞揮斧，遂被害。二僕隨後尚遠，有腰纏必誘至此，并殺而奪金也。丞命急捕之人，金皆得以屬其守石公崑玉。一訊皆吐實抵死。腰纏歸商。

蜂

正德間，鎮江北固山下有羣蜂擁王出遊，遇鷲鳥攫殺之。羣蜂環守不去，數日俱死。楊邃菴相公一清令

家作瘞焉。表其上曰義蜂。親作文祭之。

太倉張川良素惡胡蜂螫人。見卽撲殺之。嘗見一飛
蟲投于蛛網。蛛束縛之甚急。忽一蜂來螫蛛。蛛避蜂。
數舍水濕蟲久之得脫去。因感蜂義。自是不復殺蜂。
張山來曰佛氏謂蠢動含靈皆有佛性。今讀此錄
不其然歟。

海天行記

吳江鉅 琇 玉樵

海忠介公之孫述祖。倜儻負奇氣。適逢中原多故。遂不屑事舉子業。慨焉有乘桴之想。斥其千金家產。治一大船。其船首尾長二十八丈。以象宿房。分六十四口。以象卦。篷張二十四葉。以象氣。桅高二十五丈。曰擎天柱。上爲二斗。以象日月。治之三年。乃成。自謂獨出奇制。以此乘長風。破萬里浪。無難也。瀕海賈客三十人。賃其舟。載貨互市海外諸國。以述祖主之。崇禎壬午二月。揚帆出洋。行至薄暮。颶風陡作。雪浪粘

天蛟螭之屬騰繞左右舵師失色隨風飄至一處昏
霾莫辨何地須臾雲開風定遙見六七官人高冠大
帶拱立水次侍從百輩狀貌醜怪皆魚鱗銀甲擁巨
螯之劍荷長鬚之戟秉炬張燈若有所伺不覺舟忽
抵岸官人各喜躍上舟環視曰是可用已卽問船主
爲誰述祖不解其意勿遽聲諾詰朝呼述祖同入見
王約行三里許夾道皎如玉山無纖毫塵土至一闕
門門有二黃龍守之週遭垣牆悉以水晶疊成光明
映徹可鑒毛髮述祖私念曰此殆龍宮也又踰門三

重方及大殿其制與人間帝王之居相似而輝煌裁業廣設千人之饌高容十丈之旗不足言矣王甫升殿首以紅巾圍兩肉角衣黃繡袍髯長垂腹衆官進奏曰前文下所司取二舟久不見至今有自來一舟敢以聞王曰舊例二舟陳設貢物今少一奈何衆曰貢期已迫臣等細閱此舟制度暗合渾儀以達天衢允宐利涉且復寬大漸潔若將貢物擺擋俟到王宮以次陳設似無不可王允奏曰徙其凡貨凡人滌以符水速行勿遲衆唯唯下殿仍回至舟將人貨盡押

上岸置之宮西琅玕池內。唯述祖不肯前。私問曰：「貢將焉往？」衆曰：「貢上天耳。」述祖曰：「述祖雖炎陬賤民，而志切雲霄，常恨羽翼未生，九閻難叩。幸遭奇緣，亦願隨往。」衆曰：「汝濁世凡人也，去則恐犯天令，不可。」中有一官曰：「汝可具所生年月日時來。」述祖亟書以進。官與衆言：「此人命有天祿，且係忠直之裔，姑許之。」俄頃昇貢物者數百人，絡繹而至。資貢官先以符水遍灑舟中，然後奉金葉表文，俱之中樓。次有押貢官二員，將諸寶物安頓。述祖私窺貢單，內開赤珊瑚林一座。

大小共五十株。黃珊瑚林一座。大小共七十株。高者俱一丈四五尺。夜光珠一百顆。火齊珠二百顆。圓大一寸五分。鮫綃五百匹。靈梭錦五百匹。碧瑟瑟二十斛。紅靺鞨二十斛。玻璃鏡一百具。圓廣三尺。各重四十斤。玉屑一千斛。金漿一百器。五色石一萬方。其他殊名異品。不能悉記。安頓已畢。大伐鼙鼓三通。乃始啓行。逆風而上。兩巨魚夾舟。若飛白波。搖漾練靜。鏡平路無坦險。時無晝夜。中途石壁千仞。截流而立。其上金書大人河海分界六大字。衆指示述祖曰。昔張

騫乘槎。未能過此。今汝得遠泛銀潢。豈非盛事。述祖
俯首稱謝。食頃之間。咸云南天關在望矣。既而及關。
賫貢官。押貢官。各整朝服。昇寶諸役。俱易赭色長衣。
亦令述祖衣之。登岸陳設。足之所履。皆軟金。地間以
瑤石嵌成。異彩仰視。瓊闕瑤堂。絳樓碧閣。俱在飄渺
之中。若近若遠。不可測量。門下天卿四員。冕笏傳旨。
令貢官入昊天門。於神霄殿前進表行禮。述祖及
衆役叩首門外。惟聞樂音繚繞。香氣氤氳。飄忽不斷。
而已。隨有星冠嶽帔者二人。爲接貢官。察收貢物。引

押貢官亦入行禮畢。玉音宣問南方民事。北方兵象。語甚繁。不盡述。各賜宴於恬波館。謝恩而出。於是集衆登舟。述祖假寐片時。恍忽不知幾千萬里。已還故處。因啓領所押貨物。與同行諸人。王下令曰。述祖之舟曾入天界。不可復歸。人寰衆伴在池。宐令一見。則三十八人俱化爲魚。唯首末變述祖。大慟。前取舟官引至一室。慰諭之曰。汝同行人命應皆葬魚腹。其得身爲魚。幸也。汝以假舟之故。貸汝一死。尚何悲哉。候有閩船過此。當俾汝歸。日給飲食如常。居久之。忽有

報者曰。閩船已到。王台見賜白黑珠一囊。曰。以此償造舟之價。命小艇送附閩船。抵瓊山還家。壬午之十二月也。家人蚤聞覆溺之信。設主發喪。乍見述祖。驚喜逾望。述祖亦不言所以。但云狂風敗舟。倖憑擎天柱。遇救得免。次年入廣州。出囊中珠。鬻於番賈。獲貲無算。買田終老。康熙丙子。粵僧方趾麟。親訪述祖。具得其詳。時述祖年已九十六。貌如五十歲人。

張山來曰。若非有年月姓名。便如讀太平廣記矣。○先君嘗疑李賀白玉樓記。謂九州萬國。語言文

字各不相同。今觀此則上天果與中華同矣。余謂
長吉事屬荒唐。今讀此文則是實有其事。但不識
所謂天人河海分界六大字。以及貢單所列爲篆
乎。爲楷乎。爲中國文字乎。爲各國文字乎。真不可
曉。



卷十八 終

虞初新志卷之十九

新安張一潮山來氏輯

七奇圖說

南懷仁

上古製造弘工紀載有七所謂天下七奇者是也。

巴必鸞城

銅人巨像

尖形高臺

茅索祿王瑩墓

供月祠廟

木星人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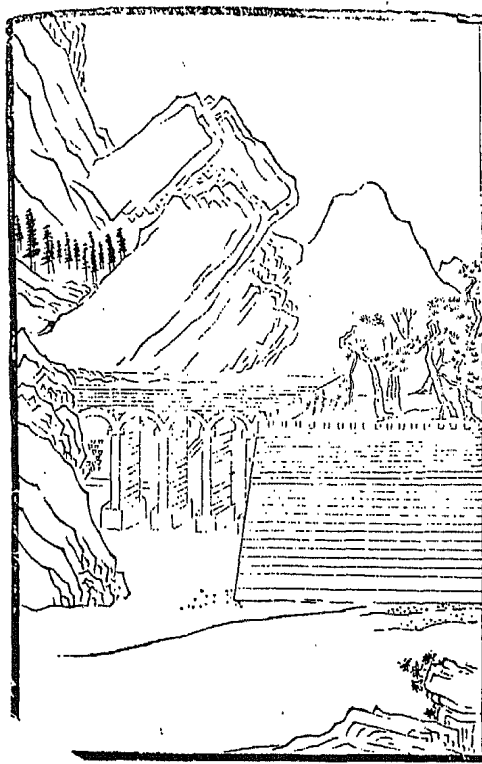
法羅海島高臺

公樂塲

附

海船

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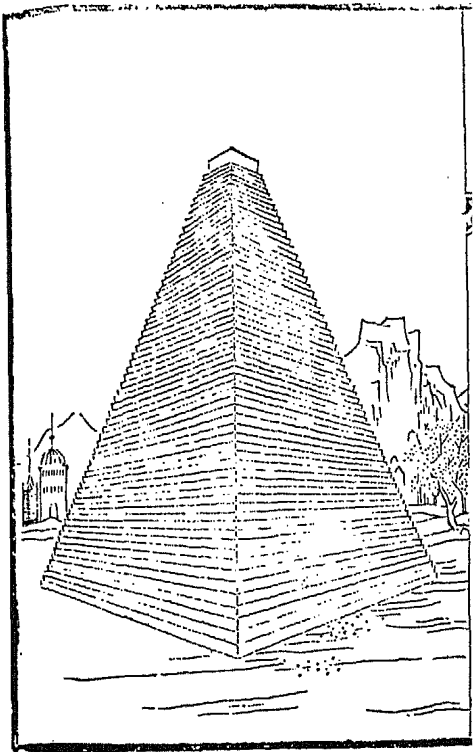
一亞細亞洲巴必鸞城

瑟彌辣米德王后創造京都城池。形勢矩方。每方長五十里。周圍計二百里。城門共一百處。門皆以淨銅爲之。城高十九丈。濶厚四丈八尺。以美石砌成。城樓上有園囿樹木。諸景引接山水。湧流如小河。然造工者每日三十萬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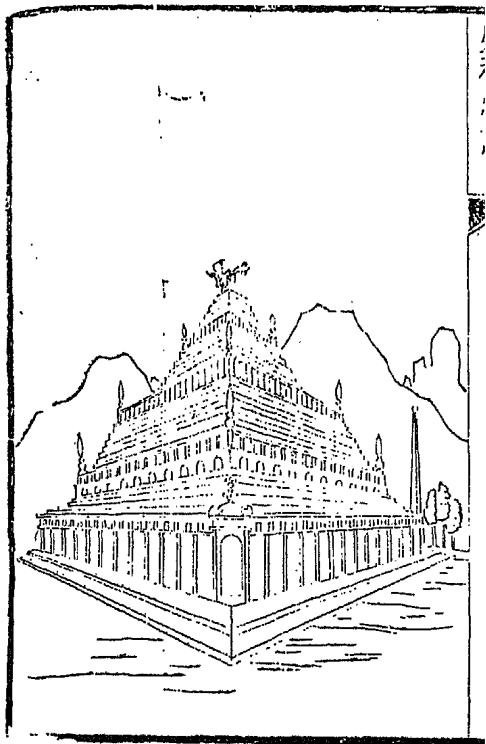
二銅人巨像

樂德海島銅鑄一人高三十丈安置海口其手指一人不能圍抱兩足踏兩石臺跨下高廣能容大船經過左手持燈夜則點照引海船認識港口以便叢泊銅人內空從足至手有螺旋梯升上點燈造工者每日千餘人凡十二年乃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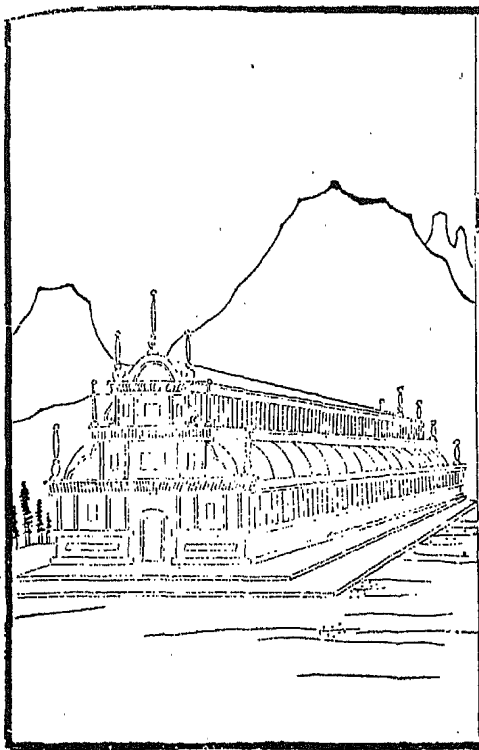
三利未亞洲厄日多國孟斐府尖形高臺

多祿茂王所建。地基矩方。每方一里。周圍四里。臺高二百五十級。每級寬二丈八尺五寸。高二尺五寸。頂上寬容五十人。造工者每日三十六萬人。



四亞細亞洲嘉略省茅索祿王塋墓

亞爾德彌細亞王后追念其夫王。建造塋墓。下層
矩方。四面各有貴美石柱。二十六株。穿廊圓拱。各
寬七丈餘。內有石梯至頂。頂上銅輦一乘。銅馬二
疋。茅索祿王像一尊。其奇異一製。度二崇高。三精
工。四質料純細。白石築造。將畢。王后憶念其夫王。
悵悶而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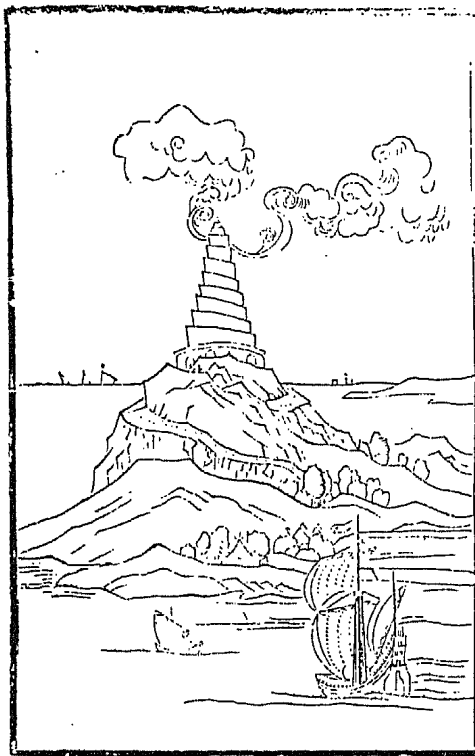
五亞細亞洲厄弗俗府世月祠廟

弘麗奇巧。基址建在湖中。以免地震摧倒。高四十
四丈。寬二十一丈。內有細白石柱。凡一百五十七
株。各高約七丈。廟內多細石。絕巧人像。廟外四面
各有橋以通。四門橋最寬濶。以細白石爲之。正門
前安置美石精工神像。築工者至二百二十年乃
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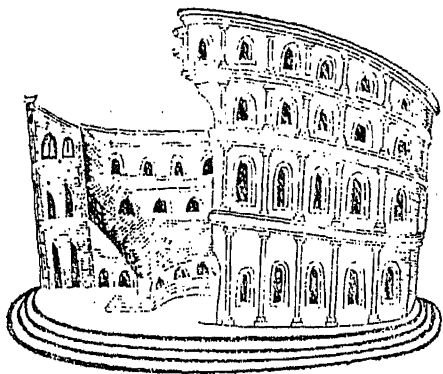
六歐邏巴洲亞嘉亞省供木星人形

斐第亞天下名工。取山中一最堅大石。彫刻木星人形。身體弘大。工精細巧。安坐廟中。時有譏笑者。語工師曰。設此弘大之軀起立。寧不衝破廟宇乎。工師答曰。我已安置之。萬不能起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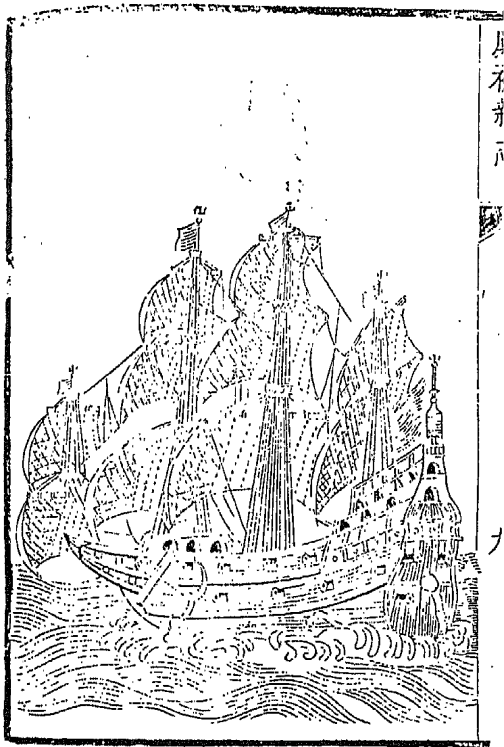


七法羅海島高臺

厄日多國多祿茂王建造。崇隆無際。高臺基址起
自丘山。以細白石築成。頂上多置火炬。夜照海艘。
以便認識港涯叢泊。



古時七奇之外。歐邏巴洲。意大利亞國。羅馬府營。建公樂場一埏。體勢橢圓。周圍樓房。異式四層。高二十二丈餘。俱以美石築成。空場之徑。七十六丈。樓房下有畜養種種猛獸。諸穴于公樂之時。卽出猛獸在場相鬪。觀者坐團圓臺。級層層相接。高出數丈。能容八萬七千人座位。其間各有行走道路。不相逼礙。此場自一千六百年來。至今現存。



海舶百種不止。約有三等。小者僅容數十人。用以傳書信。不以載物。其腹空虛。自上達下。惟留一孔。四圍點水不漏。下鎮以石。一遇風濤。不習水者。盡入舟腹。密閉其孔。塗以瀝青。使水不進。操舟者。縛其身于檣。桅。任水飄蕩。其腹空虛。永不沉溺。船底有鎮石。亦不翻覆。俟浪平。舟人自解縛。萬無一失。一日可行千里。中者容數百人。自小西洋以達廣東。則用此舶。其大者。上下八層。高約八丈。最下一層。鎮以沙石千餘石。使舶不傾側。震盪二三層。載貨與食用之物。海中得。

淡水最艱。須裝千餘大桶。以足千人一年之用。他物稱是。上近地。平板一層。中下人居之。或裝細軟切用等物。地。平板外。則虛百步。爲揚帆習武遊戲之地。前後各建屋四層。爲尊貴者之居。中有甬道。可通頭尾。尾建水閣。可納涼。以待貴者遊息。船兩傍刻大銃數十門。其鐵彈有三十餘斤重者。上下前後。有風帆十條。道。桅之大者二十丈。周一丈二尺。帆濶八丈。約需白布二千四百丈。爲之。鐵貓重六千三百五十餘斤。其纜繩。周二尺五寸。重一萬四千三百餘斤。水手二

三百人。將卒銃士三四百人。客商數百。有舶總管貴官一員。是西國國王所命。以掌一船之事。有賞罰生殺之權。又有舶師三人。通天文二士。舶師專掌候風。使帆整理器用。吹號頭。指使夫役。探試淺水礁石。以定趨避。通天文士。專掌窺測天文。晝測日。夜測星。用海圖量取度數。以識險易。知里道。又有官醫。主一船疾病。有市肆貿易食物。大船不畏風浪。獨畏山礁淺沙。又畏火。舶上火禁極嚴。千人之命。攸係其起程。但候風色。不選擇日時。亦未嘗有大火。若多船同走。大

者先行引路。舶後尾樓。夜點燈籠照視。燈籠周二丈四尺。高一丈二尺。皆玻璃板。漆成。行海晝夜無停。有山島可記者。指山島行。至大洋中。萬里無山島。則用羅經以審方。審方之法。全在海圖量取度數。卽知舶行至某處。離某處若干里。瞭如指掌。

張山來曰。極西巧思。獨絕。然吾儒正以中庸爲佳。無事矜奇鬪巧也。

詒菴偶筆

汪

孝感縣一婦不孝於姑。雷下擊之。婦急以血袴蒙頭。雷爲所厭。歛然墜地。形如鷹而稍大。其家以香湯沐浴之。奉於香火座上。雷仍自褫其翅羽。其家又爲作法事。一旦風雨飛騰而去。此婦自以爲得計。每出入必挾血片自隨。一日河邊漂衣。天無纖雲。忽聞雷轟。婦已斃矣。

張山來曰。鬼神之屬。類惡污穢。污穢之取惡。固宜。但往往偶一相值。卽不能運其威靈。誠不可解。我

若爲雷神則以柳下惠爾焉。免我之度量效臯陶。執之而已。之用法並行不悖。亦何不可。

康熙癸丑上海縣有人以假銀買猪三十六頭。又有他人以錢四百託買一頭。同載入舟。俄而疾雷揭篷。轟擊三十六頭。一時皆斃。獨一頭無恙。則用錢所買者也。賣猪人以假銀買貨爲人所執。訟之於縣。縣官詰之。供云實係賣猪得來。非某假造。官問汝識其人乎。曰買猪人雖識其貌。不識其住處。而載猪之船。現在郎家橋。於是押同舟子。物色其人。果獲之。縣官痛

黃柳示焉

張山來曰。雷所擊者。不孝與用銅爲多。而光棍不與焉。則何也。吾非謂不孝與用銅不當擊。祇以光棍爲更當擊耳。雷之不及光棍。殆亦畏之耶。抑多而不勝擊耶。

高懷中業鱸麪於揚州小東門。日殺鱸數千。一婢憫之。每夜分糲缸中鱸。從後窗拋入河。如是積年。一日麪店被焚。婢踉蹌逃出。爲火所傷。困臥河濱。夜溪睡去。比醒而痛滅。火瘡盡愈。視之。有河中污泥堆於瘡

處而地有鱉行跡始知向者所放生來救之也

按醫書河

底泥能塗

湯火傷

高感其異遂爲罷業及拆鍋下有洞穴生

鱉數石盤其中盡舉而縱之河

上海朱錦初投潘尚書爲家人後其子遊泮入謝于公潘曰汝子已係朝廷士子可以門生禮見勿復作主僕觀也卽檢其靠身文書還之朱不勝感激口荷洪恩須當報効庶慊微心耳潘曰我富貴已足何賴於汝朱懇請不已潘沉吟再四乃曰現今文廟比壞汝能修葺賢於報我遠矣朱卽獨力營繕頗稱華煥

此事已過百餘年人亦無有憶及之者順治己亥科
會元朱錦亦上海人官翰苑至康熙壬子歿臨卒時
文廟正梁年久朽壞亦以是刻崩頽視其建造之姓
名卽朱錦也始知會元乃其後身事詳上海志又緝
雲鄭賡唐天啓丁卯孝廉亦以儒學爲兵火所燬躬
自督造晨夕不輟其子惟颺載颺相繼登進士今人
惟知崇飾寺觀以希冥福而於幼所誦法之聖人反
秦越視之抑知東家氏之靈爽固若是其彰彰也乎
張山來曰此事若論功當以潘爲首而朱次之豈

謂潘已富貴耶。至于不報前之朱錦而報于百餘年後之同名者。則又何也。

儀真孔姓者。於荒年購得孔氏家譜。遂詣縣冒陳聖裔。時值變亂之餘。聖胄散落。縣爲申請。得補奉祀。生遂於家安設聖位。然其人無行。淫人之妻。夫死遂娶爲妾。而已妻亦有淫行。鄉里薄之。鄰有塾師。夜夢一儒者乘車上豎一旗。題曰司馬牛弟子。從者甚衆。皆頭帶包角巾。單於髻上方頂有帶者。語塾師曰。來日此處有事。汝當避之。覺而駭甚。如言避去。至午後火發。孔姓者

從外奔歸見火勢尚緩亟入欲攫其譜甫進門內火忽四合遂夫妻焚死。

張山來曰此事予猶及見之然亦此人不肖故遭此報耳

柳軒叢談

婺源江君輔。幼工奕。稱國手。年十七。忽一人扣戶。稱江北某家。延請角技。君輔襆被隨之。往月餘。抵中州某宦宅。其人先入內。見某宦。詐云。吾途窮。鬻吾子爲歸。申旣得金。立契。復涕泗曰。父子情。不忍面別。請從後門去。免吾子牽衣慘狀也。宦信之。君輔方久坐堂上。訝無出肅客者。忽一鬚頭婢。肩水桶。目江大聲曰。爾新來僕。速出汲。江驚異。厲聲爭之。宦從內出。持券示曰。爾父賣爾去。復何云。江曰。異哉。君數千里遣使。

迎我手談。乃爲此不經語乎。誰爲吾父。出所著奕譜呈宦。証之。宦大驚曰。汝果能勝我。言卽不謬。甫對着。右輔連勝數局。宦爽然。淡相禮貌。其地有國手。從無出其右。宦忽請對局。輔又連勝。宦大喜。待爲上客。盤植數月。作書疊薦。好奕鉅公處。獲金數百緡。

張山來曰。此當是某宦。故作此狡獪耳。不然賣子爲僕。豈不靚面而遽成交耶。

甯虹筆記

篆學圖書多出於新安爲他郡所不及如江夢龍休寧西門人名濤字山來多膂力人呼之夢龍將軍真草隸篆以及諸家書法無所不精每寫一家從不致雜入一筆大則一字方丈小則徑寸千言鐵筆之妙包羅百家前無古人少時至楚中販米逆旅暇日偶至一寺見衣冠者十餘輩在佛殿以沙聚地成字徑丈曰岳陽樓山來笑謂曰是可以墨書也何艱於八法乃爾耶衆驚愕因白之郡守延入署煮墨一缸山

來以碎布蘸墨書於福上。頃刻成。守歎賞久之。因囑山來落欵於後。曰海陽汪濤書。至今樓雖屢修。而此扁不能易也。其徒王言。字綸紫。北門人。綸紫篆書出宦光之上。隸書直追中郎。至於行楷。各盡其妙。

張山來曰。僕與汪君同字山來。彼于書法精妙。乃爾僕則十指如懸槌。深以爲憾。豈靈秀之氣爲彼所獨得耶。猶憶爲童子時。得一圖章。形匾而空其中。一面刻月色江聲。共一樓七字。一面刻雪夜書。卜卷花時酒一瓢。二句俱朱文。其傷一刻辛酉秋。

日篆五字。又汪濤二字。一刻山來二字。今此石尚
存篋中。向亦不知山來爲誰。由今觀之。真足發一
笑也。

燕颯

鈕璫 玉樵

宣城高檢討遺山言其族兄某於崇禎中訓蒙村廟暑夕散徒納涼庭間忽見廟殿青燈影影因從窗楞窺之內有一人危冠方袍南面而坐兩傍童子以次侍立約十餘人深目巨鼻貌極猙獰高拍窗驚呼殿內人從容徐步出揖曰吾亦師也所訓諸徒皆三十年後公侯將相上帝憫其目不識丁欲使稍習文字略知仁義天下將亂子遺之民不至被其鹵莽啖噬也吾身隱少微適奉帝命來此分方授業暫假廟席

月餘事畢矣。語後入殿。息燈寂無所見。

張山來曰。公侯將相中。儘有沒字碑在。想未入村廟中讀書耳。然臯夔稷契所讀何書。卽不識字。未爲不可。但徒爲舞文輩地耳。

京城東偏有民家生一女。能言之歲。忽曰。我工部郎中鄭濂婦也。何以在此。我欲歸我家矣。跡鄭之居。與女家相去二里許。某秘之。不以告女。甫能行。卽出戶覓鄭居。或時趨出巷外。其家輒抱持之。防其逸。而女之求歸益堅。不得已。以聞於鄭。鄭乃迎之。蓋八齡矣。

重堂邃室。皆若素遊。直入踞牀。南面而爲婦。言曰。我
之于與娘。安在不速出見。衆方匿笑。匆晚。濂適自外
來。起而曰。我別夫子日久。豈遂不相識耶。籠篋之度。
香殿之存。靡不一一指點其處。鄭郎中以事近怪。不
踰宿而遣之。然聞者驚相傳告。旋徹內庭。今

上召詢濂。濂不敢隱。因命續再世之婚。濂辭以年齒
甚懸。且臣之子已生孫矣。居室名言。恐有未順。
上曰。天命之也。待十三歲而婚。誰曰不宜。濂奉

旨。屆期成禮。伉儷如初。

張山來曰。不識定情之夕。亦有所痛楚否。

豫邱

鈕 琇 玉樵

永城有張生者。屢就童子試。不遇。讀書於碭山。天齊寺。攻苦之暇。散步殿廡。見東帝座下判官像。貌偉麗。戲拊其背曰。人間安得如公者。吾與論心。訂交乎。是夕。生篝燈禪堂。披簡孤坐。忽聞扣門聲。且曰。君所願交者來矣。啓扃而迎。則畫所見判官也。始頗疑懼。繼稍欵洽。坐談之頃。溫語莊言。纒纒動聽。生且喜得佳友。由是定更輒來。夜分乃去。率以爲常。生久之與習。因自陳軼軻有年。莫測榮枯。所請乞其搜示冥冊。神

欒覺曰。君無顯秩。卽一片猶難擷也。奈何。生不覺憤。慟。堅請爲之。迴。幹神徐曰。當爲君圖之。閱數夕。至曰。已得之矣。山東某邑。有與君同姓者。應於明年。以泮。吾互易其籍。可暫得志。然事久必露。君其慎之。嗣後神不復見。生亦歸里。試果獲售。悉如神言。浮沈黌宮。十餘載。忽夢神倉皇前訴曰。吾因與君一日之契。潛竄衿錄。已蒙帝譴。法當遠戍。茲行與君永別耳。生覺而惘然。未幾亦以試劣被黜。

張山來曰。神雖因生被譴。而愛才若此。殊足千古。

李通判者。山西汾州人。其前世爲鄉學究。年踰五旬。閒居晝臥。夢二卒持帖到門云。吾府延君教授。請速往。挾之上馬。不移時。至一府第。如達官家。青衣者引之入。重闕煥麗。曲檻紆迴。最後書室三楹。坐頃。兩公子出拜。錦衣玉貌。皆執弟子禮。日夕講課。不輟。書室外院地逼廳事。時聞傳呼鞭笞之聲。特不見主人爲怪。且不曉是何官秩。請於二子。二子曰。家君卽出見先生矣。未幾。主人果出。冠帶殊偉。晤語間。禮意款洽。學究因言晚輩承乏幕下。久且闕歲。不無故園之思。

主人微哂曰。君至此已不可歸。然自後當有佳處。幸勿復多言。學究淒然不樂。竟不知身在冥府也。一日主人開讌。邀學究共席。辭以寒素不宜與先輩抗禮。彊之乃行。廳事設有四筵。掃徑良久。一僧肩輿而至。極駟從之。盛曰。大和尚又一僧至。如前。曰。二和尚直據南而兩筵。學究主人依次列坐。主人與二僧語。學究皆不解。有果亦並非人間物。酒半忽見一梯懸於堂簷。二僧出。躡之冉冉而去。主人促學究從而上。攀援甚苦。倏然墮地。則已托生本州李氏矣。襁褓中能

語如成人。但冥府有勿言之約。不敢道前世事。生四歲握筆爲制義。評騭其父文。可否悉當。後登崇禎一榜。順治初。通判揚州。天兵南下。出迎裕王。王手掖之。如舊相識。曰。當時事猶能記憶耶。一笑馳去。潛窺裕王狀貌。卽所見二和尚也。而大和尚未知出世爲何人。

竇四者。沈丘槐店竇生之佃也。康熙庚午夏日。四婦將逼。婉期夢黑丈夫。顧而揖。謂之曰。我欲暫托汝家。幸勿加害。當有以報。次日之晡。產一龍。蜿蜒踰尺。鱗

角俱備。項間有黃髮如馬鬣。拂拂而動。婦極驚怖。意欲斫除。忽飛蟠屋梁。因憶前夢。姑置。參焉。不三日。驟長數丈。天矯遊行。就乳。則體仍縮小如初。生時熟習。日久。伺以鷄卵。亦能啖也。沈丘范令親往其家視之。張山來曰。不知此龍何以報母。

秦觚

鉅

琇

玉性

崇禎末蒲城人屈曼者爲縣隸性嗜酒一日持檄下鄉中途醉臥夜半乃醒時朗月如畫見古槐樹間有年少書生烏巾戎袍仰月呼吸俄而口吐一珠色赤於火以手承弄曼踉蹌而前遂向生手奪取吞嚥生怒爭不已旣而曰假汝經年仍當歸我耳隨失所在曼吞珠後覺體甚飄忽舉念卽至其所旋有黠者雇曼入省會投文距西安二百餘里食頃已到並不見其跋涉之跡試之他事皆然衆咸謂其得隱形術適

御史巡蒲錄諸訟牒怨家重賂曼徑入堂掣牒左右
無見者御史微覺階前有半體人案牒翻翻自動心
甚駭異急以所佩印重按之忽得人手其全體亦遂
現立命筆斃曼埋踰夕其地墳起成一小穴若有物
出入狀蓋書生取珠爲之

張山來曰屈曼得珠返以自斃想亦書生啓御史
之衷耳

吳佩

鈕

琇

玉樵

嘉興東門外有史癡者娶婦甚美遣之別嫁佯狂行乞於市所乞之家貨必倍售以是遇其來輒施以錢或有過門不入者雖招與之掉頭不顧也蓬首髮如亂絲沍寒時身衣草衫以破絮纏兩足日至河中濯之曳冰而走琤琮有聲以爲樂乞錢沽酒飲輒醉餘錢置道旁牆隙中云有緣者任得之間與人言禍福多奇驗有老嫗素相識忽詣之曰詰朝當有少錢助汝是夜卽於嫗門端坐而逝人聞其死爭致賻錢嫗

果大獲。既舉棺。輕若無人。蓋尸解矣。

余所交海內三髯。一爲慈谿姜西溟。一爲邵陽康孟
謀。其一則陽羨生陳其年也。其年未遇時。遊於廣陵。
冒巢民愛其才。延致梅花別墅。有童名紫雲者。儼麗
善歌。令其執役書堂。生一見神移。贈以佳句。并圖其
像。裝爲卷帙。題曰雲郎小照。適墅梅盛開。生偕紫雲
徘徊於暗香疎影間。巢民偶登內閣。遙望見之。忽佯
怒。呼二健僕。縛紫雲去。將加以杖。生營球無策。意極
徬徨。計唯得冒母片言。方解此厄。時已薄暮。乃趨赴

母宅前長跪門外啓門者曰陳某有急求太夫人發
一玉音非蒙許諾某不起也。因備言紫雲事。頃之青
衣媪出曰先生休矣。巢民遵奉母命已不罪雲郎。然
必得先生咏梅絕句百首成於今夕。仍送雲郎侍左
右也。生大喜。攝衣而回。篝燈濡墨。苦吟達曙。百咏旣
就。亟書送巢民。巢民讀之擊節笑遣雲郎。其後紫雲
配婦合卺。有期矣。生惘惘如失。賦賀新郎贈之云。小
配荼蘼釀喜。今朝釵光鈿影。燈前澗漾。隔着屏風。喧
笑語。報道雀翹初上。又悄把檀奴偷相撲。朔雌雄。渾

不辨但臨風私取春弓量送爾去。揭鴛帳。六年孤館
相依。最難忘。紅蕤枕畔。淚花輕颺。了爾一生花燭
事。宛轉婦隨夫唱。努力做。菜砧模樣。只我羅衾渾似
鐵。攔桃笙。難得紗牕亮。休爲我再惆悵。此詞競傳人
口。聞者無不絕倒。

張山來曰。聞聶在水繪園。每年索俸三百餘金。辟
疆訝其多。聶曰。我不須金。但以某郎伴我一夕。一
金可耳。然不知爲紫雲爲楊枝也。

合肥宗伯所寵顧夫人。名媼。性愛狸奴。有字烏員者。

日於花欄繡榻間徘徊撫翫珍重之意踰於掌珠。飼以精粲嘉魚。過饜而斃。夫人惋悒累日。至爲輟儲。宗伯特以沉香斲棺瘞之。延十二女僧。建道場。三晝夜。張山來曰。此猫享用太過。但不識工守捕鼠否。

卷十九

終

虞初新志卷之二十

新安張 潮山來氏輯

三儂贅人廣白序

江 价 三儂

余小時讀書西圃以林鳥爲里舍每展卷自首訖尾
方理他冊不抽閱不中輟坐必竟夜不停晷不知寒
餓不櫛髮頰面一夕正拈枯管作時論忽聞櫺外呦
呦鬼聲自思不敢爲孽伯有彭生斷不我厲我豈良
供頭惡刹者耶燃火跡之聲出竹畦中見一敗葉爲

蛛絲所罥。風入窠中。鳴。余始悟曰。向以爲鬼而噪者。卽此是也。又一夕。疑耳室有偷兒在焉。持杖逐之。見。頽然而立者人也。以杖橫擊偷之衣。紛然而墜。但無。聲。息。遽以燈照。乃老蒼頭。澣其故衣。懸之室中。因思。天下事。原無實相。皆是人以其意造之。嗣是無疑懼。心。余嘗爲牧猪奴戲。凡讌集。詡爲豪舉。輒得大采。又。嘗事狹斜遊。每遇名姝。無乞介人纏頭者。或反以囊。金。飲。助膏火。二者皆有利焉。宜其溺矣。忽思輕俠。亾。頓非大雅所樂聞。正當一嘗惡趣。卽解脫耳。一意救。

斷更不復爲向應。京兆試數見別於有司。友人同斥者多。徇悅悲惶。淚簌簌而下。余則廓落宴笑。猶故吾也。甲申當國變。天地崩裂。邑令修故事。羣士大夫臨於縣庭。口呼大行。含辛以爲淚。余獨號踊。幾不欲生。平日淚不輕揮。謂其近於婦人也。自喪二親以來。中心抽割。惟此一慟。余鮮兄弟。止仲子一人。早遊芹水。會逢世亂。乃隱於市。端木貨殖。亦何所譏。壺以內妻妾二人。雍容井臼。各生二男。共保抱之。無異視四子。友愛一如同產。二氏皆先我化去。奉倩哀頌。蒙莊鼓

歌俱失物情之正。余惟順天委運禮以制哀而已。諸子善承吾教亦喜誦古人書亦競爲歌詩亦嗜杯酌亦精於奕亦涉書林畫苑亦好作四方遊。余嘗戲語曰。諸如類我不忝所生。顏老不遇幸無克肖。今皆得成。遂皆有妻孥。皆服章縫爲聖門弟子。駸駸乎有進取之意。得者自得。失者自失。不以縈老人之懷。至若朋友吾性命也。願言結契。莫非俊人。率爾相遭。便如夙昔。脫口披肝。膈之言對面。領詩書之氣。有若志跡乖離。判若行路者。卽其人可知矣。鼎新以後。同學吾

友仕粵東者死兵。

合浦令陳寶臣大埔令
蔣文若化州守曹畫孟

粵西者死

疾。

典安令
王非臺

宰嶧者死聖謨。

嶧縣令
吳丕能

帥河北者死顛連。

河北左營遊
擊沈元培

貢大廷者死於鬼於盜。

侯公羊病而死
崇張正起爲盜

劫殺。

仕充仕茗仕汾者皆以真樸不能突梯上官並見

黜落。

兗州通判項詳友武康令
吳定遠平遙令朱兼兩

以進士爲吏部選人。

沉廢數十年不得沾一命者多有嗟嗟士人著進賢

冠爲南面貴人可謂榮矣乃纍纍遭挫辱終其身困

踏不聊以至死余雖不幸猶得優游林水泰然以韋

布老酒國詩城長爲三儂湯沐邑此非天縱之耆民

哉。余一生遭罹。大抵平樂間。有奇厄。冥冥之中。默爲
提救。壬申。隨先君宦楚。道經彭澤。江岸忽崩。檣柁盡
折。舟壓其下。料無生理。食頃。有聲闐然。舟浮水面。是
歲家中。不戒於火。藏書數萬卷。悉成灰燼。歸而典衣
賃屋。復集數千卷。乙酉。城陷。爲亂兵所掠。僅存零帙。
編從書肆。配合其粗。有頭訖者。又得數百卷。辛卯。被
一窮戚。胙竊殆盡。於三四年中。節湯糜之費。又聚得
數十卷。丁酉。遇禍。息隸入我室。枵然烏有也。見儿上
書。相之以去。因憶往昔。平陽書乘。珍護甚嚴。惟恐飽

蟬鼠之腹。乃於二十餘年之內。一災於火。二災於兵。三災於盜。四災於皂隸。可勝歎哉。乙酉。江左鼎沸。海上帥縱兵劫民舍。口呼縛儒冠者。破我闕而入。勦掠靡遺。余幾被繫。越牆而僅免。己亥。入豫州。過老兒莊。羣盜截劫一魁。曰彼書生者。行李可憐。不足供東道。大笑揚鞭而去。余於行路。凡三遇虎。壬申。先君命余至荊州。謁賀惠籓。道經玉泉山。有虎踞崖。僕夫駭走。虎躍入田。攫一雞。掠余馬尾。越澗去。庚子。遊密之超化砦。飲於張鑑空山齋。紅蕊侑酒。不覺狂醉。扶置馬。

上。矧然據鞍而行。聞從人謹譟。聲。次日始知有虎。引
二子飲澗中。都無動色。甲辰遊富春山。登子陵釣處。
因訪桐君。見山凹絕。獻一白額虎。坐。側溪流。余與衆
客方側行巖下。虎張爪豎尾。欲來撲人。衆客噤戰。俯
地。余拱手語之曰。山君。山君。聞聲久矣。今日得瞻神
采。幸無妨我去路。僕所攜三寸弱管耳。當揮斥成長
律。奉獻虎。點首者三。一。躡跳入叢莽。與衆客越宿樵
子之廬。燃燈疾書五排六下韻。天方曙。以詩焚。故處
祝之曰。一言相贈。余不爽約。君有英神。能無印可乎。

是夜夢虎頭人來謝教。持鹿酒共酌。與正酣爲役夫
催起。乃驚失之。余短於目。窮睫之力。不及尋丈。道途
拱揖。不辨爲誰。迨老而視不加眊。昏暮能審文字。點
畫燈下。書紅箋。能作細楷。以光常內歛也。相傳文人
目多青。歸咎讀書。焚膏繼晷。以致損明。此言近誣。殆
由天分。宋學士作春日。瞳文罪其失職。寃矣。余誦於
目。而耳倍聰。嚶嚶私語。雖遠必聞。睡夢之中。有聲。卽
覺。四足者無羽翼。予之角者去其齒。殆是之謂乎。戢
目。眊大而睛露。有譏其蜂目不祥。鷹目爲暴者。此世

俗之惑也。古有獸其形而人其心者。羲農之牛首而蛇身是也。有人其形而獸其心者。桀紂之長巨媮美而筋骨越勁是也。而又何法相之足云乎。余足不健於行。然亦曾走百里。不見苦楚。至如登山覓勝。捫蘿躋險。命且不惜。不能守齒剛舌柔之說。好齟齬剛物。未六十而顰然落其二。時逞舌鋒。以言語抵忤人。人。以不堪。初時不省。後乃悔之。吾年既邁。有客相見。必減我以年數。譽我以紅顏。則其為衰憊。亦可知也。余在蓉江。愛其人術能鍊骨為鐵。聽力士。佗如虎者。張。

拳擊之余臂無恙。至十數擊而彼拳疾前不能舉矣。
海昌查伊璜嘗言有豪客者。鐵臂與余無二。客本武
林。婁人也。伊璜宴客湖心亭。客襍破舟。亭畔索酒。伊
璜拉與同飲。酣吐盡。懼飲畢。悉以餘饌贈之。後客仗
劍從軍。底定閩粵。以功帥於交廣之間。錫有封爵。伊
璜以明史事掛累。客感酒食之惠。陰爲營救。寃乃白。
同一臂術耳。客以婁而俟余。特用之以戲。猶是孱書
生也。可哂也。庚子。擢得白髮。爲文以罵之。白髮對以
臆曰。鹿仙畜也。千年而蒼。又千年而白。龜四靈之一。

也。五百年而紫。又五百年而白。然則白也者。物老而聖。斯足以當之。余由是得老而娛。得白而喜。吾願天下學道人。共聞斯語。余南土弱夫。素倚舟楫。與鞍轡不相謀。隨李御史渡河。撤輿而馬。御史振策逐余。馬而馳。余身若翫霄堦之外。日逃陰暄。耳轟怒濤。始而驚。既而爽。終而安焉。後此羣騎並川。余馬必先駉。崇禎末。習射於石岡之汝南書墅。弓張矢落。同學者以爲笑。余憤欲勝之。味射義志。正體直持。而審固之語。聽的者三匝。月心柔手熟。忽焉大進。以是知人不貴。

自然貴勉然性不可恃而習有可通大抵然矣余善
飲而不善啖飯可二缶常食不能噉大饗客之饜者
喜並余餐僑朔方者數年日食蒸餅不托之屬生齋
鮮蔥有同嗜焉歸而饌且兼人反覺稻粱之寡味五
歲時私闖酒室垂首盎而吸取浮醴遂至沉頓家人
徧索乃酣臥於瓶壘之側長而僭稱大戶常時列宴
衆客支離狂花病葉獨沛國朱掄生舉旗對壘終夕
不言散時有朱雞啼汪天亮之日主人悅間亦取憎
待者計余一生曾有二醉壬寅與合肥龔伯通飲於

懷慶之高臺寺同飲者王蜀隱沈雲門所飲者五香
柿酒此朔方燒醴之最俊者四人篝燈細酌自酉達
卯傾二罌無賸灑飲時但覺甜美可人無茗芋意從
者報曰日高春矣四人啓戶而視觸受風色心目迷
眩一時俱倒余睡至日晡而復三公者相對噦咯病
不起者累日是年在鄴之旅舍候李御史行旆癡坐
無慘聞西郊演劇觀者甚衆趁步一往臺之旁列肆
酤酒士商聚飲不覺流涎因選席而坐傲然獨酌已
而興發拉客中之豪者並酌毋戰不已遂蔓及他席

大衆轟飲。余玉山頽矣。彼此造次。未及敘姓氏。亦未識。余邸舍羣起。而掖余昇之野廟。神幔之前。迨曉。怪笑而回。名教中自有樂地。昔賢所云。時復戢之。余不習。錯朽而洞於茶理。友人戴惕菴爲邑之陸羽。余時過。領日鑄以消七碗之興。及至杞子園。有馬布菴者。又盧塾之後勁也。一槍一旗。居然獨步。嘗戲語之。若與吾鄉惕菴共品泉源。正未知誰當北面。余於甲辰偶然禁酒。有句云。我當上奏天帝庭。酒星謫去補茶星。此亦老儂謾言。非實爾也。性好食醋。失此則諸味

不調。又好秋末蟹。夏初蠶豆。二物充庖。不想他味。人以汪生所嗜。不殊。屈到之。芟姬文之。昌歆。近日俗尚食烟。余每語人。奈何以火燒五臟。請觀筒中垢膩。將何以堪。其人猛省。誓不再食。少焉憶之。便渝戒矣。病酒之夫。狂飲不待明朝。難產之婦。好合何須滿月。嗜烟之酷。乃至同於酒色。何惑溺也。余家常乏。獨衣冠必鮮整。人目之。若雄於財者。然少而惜福。繭絲不以附內體。服之矜重。不輕爲塵泥。卽至襤裂。亦不輕擲。記曰。敝帷不棄。爲埋馬也。嘗記先大夫於余入泮時。

製一西洋布袍。凡遇佳節良讌。則衣之。幾三十年。不
之澡濯。有勸余改作。褻衣者。買子曰。冠雖敝。弗以葺。
履先人所賜。吾不忍也。先人之敝廬。不過數楹。團聚
家人。三世不易。其舊余日坐臥者。止於半舫。圍寒書
卷。櫛比鱗次。容我頭足一席地耳。俯仰之餘。不見其
窄。出面翔步。王公之第。崇構迢峴。霞垂雲聳。余處之
落落然。了無與也。公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大
智之言。豈欺我哉。余愛樓居。及度板之房。不耐卑庳。
下濕。又愛短簷淨几。其牕四闢。晨起披襟。爽受風日。

如入閤室幽暖便悶欲絕又愛舟行放槳蘆洲蓼渚
之間率其宥往有會心處啫爾忘歸余向不喜浴雖
夏月亦止以巾拭汗老始習之乃覺除淹消瘕體氣
榮暢卽馭寒且樂就澡室焉余得天強固不嬰重病
偶爾違和亦不用藥醫之以至清之酒醫之以至快
之書辛巳午月賤體忽憊頭岑岑然作楚一日夕不
思湯餌若染時癘者適有餽余佳釀呼至牀頭開看
芬香拉鼻急命溫之取太史公荆軻傳連飲連讀睜
息之間拍案而起古書雖信切不可以身試方吾友

賈靜子睢陽才人也。體有不適，欲行倒倉之法。余諱之曰：奈何於腹中演戲法，不聽一服之後，下泄不止而斃。豈惟藥石，卽平時飲膳皆可傷人。余嘗於醉後飲養花宿水，不死於相國寺僧舍，誤中鮮菌毒，不死此小人倖免也。子美死於白酒牛脯，太白縱飲采石，捉月而亾。李杜詩人之魁也，皆以輕率自殞其生，可不慎哉。壯時不免房帷之好，後乃以漸而淡，至爲汗漫遊，遂與色遠。卽燕趙歌姬，充列侑飲，從無一人沾昵者。北妓入席，見客卽拜立，而執役主人加之訶叱。

余命之入坐。諸執事悉令隸人司之。此人且謂介人壞其鄉俗體貌。知命之年便絕婉孌。友人俱誚其假。席間每引爲笑資。李騰齋至。謂五十斷慾不如捐館作泉。下人彼長余四齡。竟以啖牛哉。淫一妖嫗而殂。夫精炁神人之三寶。而丹藥之王也。先祖遇一異人授以龍虎吐納之法。習練四十年。道成。夏月蓋重衾臥熾。口中無纖汗。冬以大桶滿貯涼水。沒頂而坐。竟日不知寒。余以骨頑無仙分。不之向學。然於玄牝要訣。頗熟聞之。大要以寶神蓄精爲主。世之愚儉縱情。

彫伐以致陽弱不起。乃求助於禽蟲之末。蛤蚧。蝮蟲也。采之以爲媚藥。山獺。淫毒之獸。取其勢以壯陽道。海狗以一牡管百牝。鬻之助房中之術。何其戕真敗道。貴獸而賤人也。且方士挾採陰之說。謂御女可得長生。則吾未見蛤蚧成丹。山獺尸解。海狗之白日冲舉也。記誦之外。無時不親操諸務。盥漱。沃滌。不以煩。厮役。花則手灌之。草則手薅之。魚鳥則手伺之。或雜伍漁樵。或混同傭乞。或時與童穉相撈。擲弄鱗鱗。以嬉。故年雖近髦。人以爲有童心。舉步輕趨。容色亦不

衰不似龍鐘齒豁人。年來遊興不減。夢想時在湖滸。岳麓諸子惜余筋力。柅余車不得遠行。在家閒極。有花卽看。有酒卽飲。有對奕者。卽終日。老友相值。卽解杖頭以餽。緇流之上者。樂共余談。余亦樂坐榭檀之室。謂之清時小太平。適與紅裙會。方袍骨董。不至以唐突取厭。贈邗水桂姬。有休將量。大欺紅袖。但得情癡。恕白頭之句。非乞憐語。佳人會生憐耳。孫子數人。與長者點定文字。粗爲疏解。羣小則牽連衣裾。分棗栗與之。各饜所欲。而往分之。必均。偶有參差。聚而向

老人計較尤可愛也。余行李半天下，所至以客爲家。客兩河者，前後十數年，始於察荒李御史幕，懷孟薛宗伯知之，呼至其家，與仲蒔二兄讀書翕園。後爲賈大中丞召修省志，別去。越三年，會弔宗伯之喪，黃門衛公先生正在讀禮，留與岬山草堂商榷。今古又爲洛陽太守朱燦煌邀閱試卷，別去。介人久之，於茲土者，實以宗伯父子恩分滋深，故依劉御李馬首，不能他指耳。時沈宮詹釋堂先生分巡大梁，清慈明允爲海內岳牧表，余驅車八郡，歷收河嶽之英，倦則以釣

陽清署爲歸焉。其他逆旅主人無不欵暱如戚屬。水行則戒榜人無妨緩棹。河上逍遙。陸行則常與執轡者試走舍輿馬而徒。恣其流覽。余之所爲通余之所爲介也。余殫精音律。於古今離合之義無不博綜。吾邑陸君揚。絃索化工手也。從余考訂音聲。字有訛舛。悉爲釐正。遂使八風二十四氣相爲嘯吸。海內名公卿以及文章之士。皆與之遊。其名直達禁掖。僕阮傳人。乃以介人爲導師。亦可異也。余嘗作一。想取尼父。猗蘭操。桓子野。挽歌。孔明梁父吟。謝安洛生咏。嵇康。

廣陵散。袁山松行路難。李太白烏夜啼。令相如鼓琴。
桓伊吹玉。逢高漸離擊筑。禰衡撾漁陽鼓。君揚出而
敲冠。短袖爲之提掇。其間左顧右盼。意氣激昂。撥清
絃發哀弄。人聲天籟。雲委雪飛。一洗梨園法曲之陋。
顧不樂哉。博塞之事。盛於魏晉。近日士大夫皆以奉
十齋打葉子爲名流雅尚。相煽成風。浸淫海內。余不
之效。祇是黑白二子。比勢覆局。木野狐之誚。恐亦在
所不免。當余少賤。頗耽戲術。射覆藏鈎。與夫項刻花
遠巡酒之類。種種幻化。皆所熟諳。至於名請乩仙。尤

極靈響。卽非真仙。當亦才鬼。已卯應試失利。情懷懣懣。舞仙童以釋悶。令其搬演雜劇。窮姿盡態。有老梨園所不到者。一時傳播。男婦聚觀。擁塞堂廡。終日哄笑。匝月而不散。臆几悉遭擠毀。余深悔其賤。因逃匿於外。以謝之。世俗無聊。動拈骰子。以卜乙亥試。玉峰同寓友人。競卜休咎。余一呼而六子皆赤。果於是年入泮。先君六旬時。遘疾彌月。醫藥不能療。余心焚灼。抱瓮盆跣於中庭。祝曰。大人病果無患。幸賜吉徵。一擲而五子各色。獨一子旋轉不定。余默懇之一躍而

成順色病亦旋瘳昔寄奴喝子成盧明皇叱子成四
慈聖之側立不仆光獻之盤旋三日精誠所注符應
立呈樛蒲有神豈虛也哉余與漢陽李雲田偶過汴
市見有爭錢而相搏者雲田曰古人名錢曰刀以其
銛利能殺人也執兩戈以求金謂之錢亦以示凶害
也余曰執兩戈以求金謂之錢執兩戈以求貝謂之
賤執十戈以求貝則謂之賊而已矣雲田曰兩戈一
金當更有精義子試說之余曰兩戈不敵一金錢真
神物也雲田曰得一金而來兩戈豈不可危余曰操

兩戈以求一金亦復何與有一老父笑而前曰此貪者之必濟以酷也敬領兩公高論老夫快極惜王介甫不得一證斯言乙巳從三衢假道至汾水開化道中資斧告匱俵俵乎靡所騁適遇一蒙館其館師教讀心廣體胖胖音爲伴余入語之曰先生誤矣胖蒲官切當讀如盤館師曰門下精於翻切乎願受台教因教以上字母下韻脚中間過脉如經墜丁頗諸訣一一指授呼調數四令其師弟同余念誦一堂之中齊聲唱和初如小兒嚶嚶學語舌本都強少焉漸覺

柔利至數百遍而趁口以出自然通協主人聞之狂
喜出揖余曰等字切法里俗罕傳村塾蠢兒肉蒙衣
檀何幸得公提誨請問公姓氏今將何往何爲停車
於此余實告以前往江右行李空乏之故主人曰是
不難命家僮立取青錢文綺見餉余拜受之得以卽
時就道余於字學童而習之音義略無訛舛不謂浪
遊乃受其益以解字而得酒食以切韻而得錢財是
亦學圃之美談也二氏皆視世人爲蠢俗故一以冲
舉歆之一以輪迴懼之余明於死生之故不溺其說

然其標旨清微。振辭高妙。有足豁情人之闕塞者。故夫道家之六甲秘文。萬畢神術。釋氏之三車要義。四諦真言。罔不洞究。我若靜地修玄。不在採芝咽液。高座說法。不在豎拂拈槌。將使上清羽客。鼈守丹爐。大善知識。都向籬門外。瞌睡也。余不信星相家言。李虛中唐舉世無其人。二家推余限度。按余部位。皆云至貴之格。公卿將相。早於年三四十內得之。人多以此佞余。余初亦喜聞其佞。逮至後來。往往不驗。今閱七十甲子矣。黃梁熟矣。癡夢不復作矣。雖欲信之。又烏

對而信之。又不信師巫之術。吾嚆多有女巫召人先
靈與人敘語。余幼隨家人往。果於隔戶隱隱有聲。家
人白目見鬼哭而問訊。余惡之。從後閤密偵見一人
垂首。甕中作語。遂發其奸。余在河南與李御史同謁
嵩嶽。見有所爲馬子者。托神附體。儼坐堂簷。執繩棍
者。森列左右。愚民朝山者。有不謁神座。竟拜馬子。酬
愿而去。忽而恫喝。邏索衆。皆驚竄。財如阜。積余惡之。
令御史皆縛之。至。衆神叩頭哀乞免死。聲色移人。余
性亦有殊焉者。喜泉聲。喜絲竹聲。喜小兒煨煨誦書。

聲。喜夜半舟人欵乃聲。惡羣鴉聲。惡騶人喝道聲。惡賈客籌算聲。惡婦人詈聲。惡男子吵嚷聲。惡盲婦彈詞聲。惡刮鍋底聲。喜殘夜月色。喜曉天雪色。喜正午花色。喜女人淡妝真色。喜三白酒色。惡花柳敗殘色。惡熱熟媚人色。惡貴人假面喬妝色。至余平日有喜色。無愁苦色。有笑聲。無嗟嘆聲。竊謂屈原之九歎。梁鴻之五噫。盧照鄰之四愁。六恨。賈誼之長太息。揚雄之呻牢愁。殷深源之咄咄怪事。皆其方寸僞及動與世。憇惜不與介人同時。爲作曠蕩無涯之語。以廣之。

余不識金錢之數。不知方物之值。不聞營殖之方。不設會計之籍。倘然而來者。倘然而去。室中忽盈忽虛。若與阿家翁無與焉。年七歲時。族伯亾。應余承祧。有宗人出而爭嗣。郡司馬某當讞。得宗人賕。袒之。余起告曰。爭爲人後者。利其產耳。兒不願如俗情奉人宗祀。遽辭以出。司馬謂先君曰。有是佳兒。宜不賴此。其爲志大財疎。白童齷已然矣。傾余行篋。從無十金之積。白蠟青蚨。亦數來數往。但不戀清寒。吾輩人。余曾坐臯比。收諸生修脯。亦曾心緘筆耕。賣文字作生活。

亦曾以文應採風之使。得受前茅上賞。不以事生產。不以食孱孱。八口牀頭阿堵。不知何故咄嗟而散。余最僻古器。幸而購得寶玩不已。倘或失去。經時怏怏。如憶故人。向在東都。所得當道之贖。悉置三代尊彝。真贗各半。槩負抵舍。家人意其貲重。啓視之。礪礪然。皆印土中物也。余誇而家人笑。不久卽星失。假使余獲金以歸。要亦垂手盡。不能作臨沮守錢翁。人言介人癡不癡也。向有三良。良盜。良獠。犬良。笑而多機智。人不幸旋觸黨人怒。卒吹滅沙。與文字獄。執余而囚。

之。余曰。事著述。若不知有狴犴者。客譙余曰。子才之
不戢。以至於斯。今猶是放宕其辭。以自矜乎。余曰。馬
遷腐刑。居蠶室。而著史記。陸平原臨刑曰。古人立言
以垂不朽。吾所恨者。子書未成耳。蔡中郎被收。請黥
首。刖足。繼成漢史。此三賢者。介人之師也。子烏足以
知之。或又引善惡報應之說曰。子有何惡。而遭此刑
獄。余曰。盜蹠爲暴。肝人之肉而食之。卒得上壽。柳下
惠操行修潔。以黜辱沒其年。崇侯虎進炮烙。以痛百
姓。國滅不與其難。西伯修德行仁。因於羗里。司馬魋

欲殺聖人。終柄宋國。仲尼賢過堯舜。拘於匡。圍於蒲。微服於宋。信如報應之語。則是盜賊崇侯司馬之善報。爲不爽。而柳下西伯仲尼之惡報。爲斷如也。有是理乎。知己之恩。侔於生我。古人云。士爲知己者用。又云。士屈於不知己。而伸於知己。又云。感恩則有之。知己則未也。又云。天下有一人知己。可以不恨。甚矣知己之難也。而余之生也。凡得知己者。十髮未燥。應童子試。而東謝象三先生。目之曰。涪注之神駒也。困以鹽車。恐未得千里騰逸。此一知己。楚黃曹石霞先生。

今膠月兩課士。余輒冠一軍。迨解官。放浪西子湖。與
白門諸山水間。連手吟唱。狂叫絕倒。此一知己。光州
唐雪霽先生。選邑士廿人。時校藝於衙齋。文必面閱。
必戒諸少儻者。奉余爲經師。辛卯之役。謂余必掄元。
及報罷。仰天嘍咷。至於流涕。此一知己。湘潭沈旭翰。
先生李吳三簡首諸士曰。時文中古文。晉腐二史。其
鼻祖也。終恐不利時官之目。此一知己。萊李琳枝。
先生以省方試士。拔余罪隸之中。弁冕都人士序。余
文曰。介人之文。能令人悲。能令人怒。能令人喜。能令

人下酒能令人已疾。是介人以文生天下。而羣僉乃欲報之以殺。忍乎哉。此一知己。河陽薛行屋先生。人倫淵藪。坐余澹友軒。相與訂千秋業。余斷梗。又折角如意也。而先生折官位輩行。以交詭爲珠采玉英。希世之寶。此一知己。七閩黃石齋先生。講學湖上。弟子數千人。蟻升廡。下易正一書。筌蹄爻象。妙契圖先。獨以授余曰。滄桑而變。惟此子不川。其書譙周之得文。立藩衙門牆。吾何恨矣。此一知己。吾鄉之文。久沒雲霧中。潛壺許子。與余力。伺之。並草松陵分題。漢上他

無可與語者。嘗曰：有志三代同心二人。此一知已。上
洋妓王翮。仙姿才無輩。頗不近貴人。得余文。必焚。讀
拜讀。讀已。又拜相對。清譚無一語墜人間。粉澤者。此
一知已。有授僞秩。官人借邑中。雕面少年。密謀傾余
事。且露主者曰：斯人制作。胚胎大家。必將羽儀天下。
必務殺之。再擊不中。歎曰：才士固不可殺。愛我之口。
無可準的。若輩方欲刺我以刃。而肯稱爲大家。呼爲
小士。此亦一知已。李獻吉前朝之文人也。葬於崆峒
山塚已崩。墮後出。髡首。賴人無過而問焉者。余語禹

州史太守張良洞有黃石塚。攝政墓側姊娒墳。大抵
荒唐爲土人耳。食語獨明詩人李獻吉墓埋骨。不過
百年。沒於豐草。碑識無存焉。爲太守者所當急爲表
治。以培風雅。守卽鳩工往葺。余親爲舉土而封。出故
碑而重泐之。曰明詩人李夢陽之墓。雲間彭燕又當
代之文人也。以五十年老孝廉。授汝寧司李。才華震
盪。不屑以肺石繩人。或議其有文才。無吏幹。一日來
謁李御史於汴署。余從屏後覘之。見其內衷紅褶。心
爲竊駭。御史甚加禮遇。肅之坐。談論甚洽。茶凡三點。

燕又漸忘分位以足加膝哆口橫議苟若無人御史
微哂無憎意入而呼余曰子見夫狂司李乎余曰見
之才不檢制幸夫子憐而恕之御史曰我無責乎爾
天下豈皆愛才者恐終以是禍未幾巡方使者會稿
至御史謂余曰彭司李卅彈章矣軟跡纍纍罪且不
測余切懇御史轉旋爲文人留一生地御史難之曰
直指駐節彰德汴之去鄰也遠疏發追無及矣余爲
懇請乃明其重大者數條遣一幹役策飛騎詣直指
所迫還原疏更爲改繕燕又得從薄譴以歸余初不

令燕又知也。余方童。弗嘗夢一人。纖細娟好。自稱金
鑿。否人。以綠沉筆一矢。授余曰。乾德初。蒙公見借。今
以奉還。由是文思大進。放勦詞塗。不可捉搦。患難後。
於資善僧寮。會晝夢作文。有朱衣人裂而擲之地。余
啓之曰。豈以文受禍。不當更費踰糜耶。今後但爲蹄
涔。杯水之文。不復爲驚濤怒壑之文。但爲軟面滑口
之文。不復爲鋒牙棘齒之文。但爲依籬傍闥之文。不
復爲開疆鑿嶂之文。但爲女子鏡奩嬌昵之文。不復
爲丈夫柴戟森戔之文。如是可乎。朱衣人色霽而去。

及余提筆。匿心獨詣。其爲評奇如故也。又夢朱永人怒訶曰。違吾教。青山汝虎視文林。但無望龍門燒尾。余乃絕意金閤。日與麴生者爲友。上追風人。下逮三唐吟老。遙相鼓吹。余壯盛時。力爲時文。若科目可且。幕掇焉者。甲午同考官某。與余有神契。欲收之夾袋。密相招授。以關節。余驚復之曰。科名爲何物。可以闢汝獲之。且余命多蹇。剝恐非桂籍中人。文之售不售。無所逃命。若使一日。詭遇是與命拘也。人禍天譴。均有之矣。當事怪恨。便與余絕。老而力爲古文。歲戊午。

薛黃門衛公先生謀之要津。欲以博學宏詞薦余上。劉啓謝曰。价夙遭屯難。沉痾書城。雕蟲瑣事。不足名家。實乏史材。無容忝竊宏博之稱。非所據也。且也山麋野性。不樂冠裳。豈其濛汜餘年。頓忘丘首。孝然窟河洛。仲蔚沒蓬蒿。匹夫有志。不可回也。固辭而後已。刑部伴阮劉公結三十年中州縉紱。近爲侍從親臣。出督蕪關稅。迎余藥江之署。飲酒賦詩。公於署前方池之上。構一新亭。鐫御賜松風水月字爲之額。朝夕瞻對。題曰敬亭。志不忘君也。余爲之頌。系之以詩。

復命曰擬以余才緩頰左右余懇止之曰草澤寒蠲
久日噤伏豈可以不祥名字上干帝座公爲默然
退語幕客曰此公老鈍命與才違余之古今文洵非
逢年之物天下鉅公謬以富貴相貽此世人詡爲奇
遇夔屈鼠拱感涕以受者而余顧麾而去之若將免
焉然則介人七尺其爲不翦之末翎早飄之敗葉也
審矣向集自少至老所爲詩古文辭剛九而存一客
見之問余曰其中所稱最快意之作可得聞乎余曰
流落散人實多筆墨之樂試爲足下略言一二李御

史察荒兩河時駐節歸德。余入謁御史手授丙申詩
刻一冊凡百有餘首。余回寓命從者焯燈醜酒。依韻
和之。滿五下而卒業。黎明投入憲府。御史立邀進署。
大呼曰。君以一夕敵我一年才之相去。奚但百倍而
已。遂留幕內。可爲大快者此其一。河陽妓小紅兒。性
孫善飲。常倚其量。以壓人。一日余取大觥容數升者。
奉之。紅兒不辭曰。我善酒。爾善詩。爾成一詩。我盡一
爵。今日試以詩酒一決。楚漢余吟。紅飲酣對。數巡。紅
兒微有醺態。余乃一連疊咏。紅不能支。踞而乞降。余

縱之睡自吟自佚坐客各舉杯稱賀可爲大快者此其二。繆侍讀念齋先生過嚶有青樓何媛以詩晉謁備陳墮落苦狀侍講心惻呼其嫵盡償所值聽其擇人而字無他染也。余作種德記以贈之一夕余病不能飲而爲酒糾爲之約法曰苟有犯不能飲者罰以酒能飲者罰以詩卽以繆侍講捐金與何媛落籍爲題衆聞以詩贈繆皆應曰諾一客曰奈何能飲而不罰之酒余曰若以酒罰能飲者則是賞也非罰也余乃隨問隨吟令小童錄之計所爲詩竟得免罰酒三

十二。既侍講笑曰。昔人讌集。詩不成者。罰依金谷酒。數未聞有不與飲而罰之詩者。有之自介人始矣。余私喜曰。不意於風雅林中。而得逃酒法。余素負酒人之名。每罰卽俛首受之。無可解免。此番乃得以詩硬抵公。然強項不飲。衆不敢譁。可爲大快者。此其三。戊子入鄉。聞號舍中。嗷然有聲。其鳴甚哀。余信爲場屋文鬼。大聲誦余向日秋牖詩曰。三年醜醜逢。魁卒七義光。凶嚇主翁。其聲遂滅。有顧香王者。邑之才士。以不得青其衿而死。余爲立傳。人聞之。喜其描情繪意。

有若寫生無不頤解已酉客上箬僧伽舍鄰寓有二
生披而讀之忽相抱痛哭至於失聲余驚問之彼亦
負奇侘傺而不得一遇者其爲此態也蓋重有所傷
也我之詩可以妥鬼精靈我之文可以役人情性可
爲大快者此其四周少司農櫟園先生被蜚語中以
閩事窮極拷訊終無賅證時臬司李官以讞決失輕
比次逮問與司農同繫刑部死者數人滯於獄者八
載。

世祖忽念無辜有貸死意廷議改流寧古將爲散戍

征人。

升遐之日。特諭放令還鄉。辛丑。偕王過客司李。束棗南歸。道經雪苑。留宿宋公牧仲家。余適邂逅。宋出。

上賜先相國古畫同觀。司農一一賞鑒畢。列坐開宴。余曰。姑緩之。請再觀今畫。取余所著火山客譙閣之。諸公叫讀不已。都忘杯箸。鼓掌而笑。巾幘盡敝。主人勸且飲。諸公曰。得此奇文。愈讀愈快。正如身入龍藏。爭看寶物。惟恐其盡。誰肯撤而去之。竟閱遶旦。不備寶禮。可爲大快者。此其五。覃懷沈雲門。欽崎異人。與。

余訂金石交。親得子嗣。頗制於內。不容置妾媵。秘一人於外宅。產一男。聰穎明俊。且八齡矣。托爲里人兒。攜至家。夫人見而驚異。曰。阿渠家生此九苞鳳雲門。進啓曰。此卽夫人子。訊得其實。夫人大喜。踰望涓日。爲育麟之宴。親朋製錦稱慶。文皆屬余。捉刀一爲中書段王美。一爲給諫薛衛公。一爲河北大將軍鮑濟宇。一爲大總戎魯壁山。一爲懷慶太守彭悟山。一爲張乾雅諸同學兄弟。一日之內。橫筆揮霍。悉副其請。無一雷同。門面語。可爲大快者。此其六。庚子修豫志。

午日賈大中丞邀飲開府談次論及諸葛孔明王景略二人優劣互有異同適襄城余令獻粟酒三百器陳列堦前諸同事並啓分覘中丞笑曰請諸公各草葛王優劣論一篇佳者悉持去不須分也諸同事間言賈勇各就席構思余伸紙搖筆不加點竄俄頃而稿畢中丞令余口誦余音辭朗鬯鏗受中丞爲之擊節歎賞諸同事皆撤筆長噓自壞已作余進揖謝賜督軍校四人僭酒於前余擁之徐步而山可爲大快者此其七嘗見館孩村腐妄爲詩文多有口自吟誦

抹手點頭自鳴其得意者若稍知痛癢則不然矣韓
愈曰小稱意則人小怪大稱意則人大怪劉蛻曰十
爲文不得十如意則求余所爲最快意之作當又絕
少也有議余文多遊戲者余曰方朔之客難假難以
徵辭崔寔之答譏因譏以寓典崔駰之達旨寄旨以
緯思韓愈之釋言憑言以據志楊雄之解嘲托嘲以
放意班固之賓戲隨戲以逞懷也客曰子雲擬經之
徒孟堅述史之士奈何鼓其舌頰以筆墨爲遊戲乎
余曰昔孔子日冉父爲犁牛斥宰予爲朽木觀仲由

之好勇。取暴虎以示規。聞言偃之絃歌。舉割雞以志喜。遊戲之語。雖聖人有所不廢。而况爲聖人之徒者哉。少辨方言。作儂雅四卷。蒙難時。作火山客譙十五卷。廣禪喜一卷。會有感喟。作鼠嚇五卷。豫遊最久。作中州雜俎二十四卷。同人問訊。作千里面目六卷。老閒半舫。作化化書十二卷。人林題目八卷。蟹春秋一卷。三儂贅人詩文集。未定卷數。今雖哀哉。踵門而乞文者。必應之。如償以逋。不以爲疲。後有作者。得吾書而秘之。中郎之帳。聽之。如李漢序韓文以行壽之。

百世聽之。卽不然。如張伯松不喜法言。此覆醬瓿。亦聽之。

張山來曰。文近萬言。讀之不厭。其長惟恐其盡。允稱妙構。○予素不識三儂。而今嗣柱東。曾通縉紉。因索種種奇書。尚未惠讀。不知何日方慰予懷也。

總跋

予輯是書竟不禁喟然而歎也曰嗟乎古人有言非窮愁不能著書以自見于後世夫人以窮愁而著書則其書之所蘊必多抑鬱無聊之意以寓乎其間讀者亦何樂聞此如怨如慕如泣如訴之音乎予不幸于己卯歲悞墮阨阱中而肺附中山不以其困也而貫之猶時時相啜嚙旣無有有道丈人相助舉手又不獲遇聶隱娘輩一泣愬之惟暫學羸提波羅蜜俟之身後而已于斯時也苟非得一二奇書消磨歲月

其殆將何以處此乎然則予第假讀書一途以度此窮愁非敢曰惟窮愁始能從事于鉛槧也夫窮愁之際尚欲藉書而釋况乎居安處順心有餘閒几淨窗明焚香靜讀其樂爲何如乎因附記于此俾世之讀我書者兼有以知我之境遇而憫之世不乏有心人然非予之所敢望也

康熙庚辰初夏三在道人張潮識